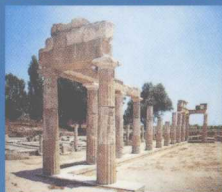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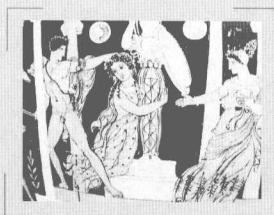
多维视域下的 古典雅典城乡关系

DUOWEI SHIYUXIADE GUDANYADIAN
CHENGXIANG GUANXI

解光云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多维视域下的 古典雅典城乡关系

DUOWEI SHIYUXIADE GUDIAN YATHEN
CHENGXIANG GUANXI

解光云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维视域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 / 解光云著.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212-03101-5

I. 多… II. 解… III. 城市—关系—农村—研究—雅典—古代
IV. D754.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9133 号

多维视域下的古典雅典城乡关系

解光云 著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发 行 部: 0551-3533258 3533268 3533292(传真) 邮编: 230071

组 编: 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话: 0553-3883578 388357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张: 6 字数: 151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2-03101-5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课题的研究和著作出版得到以下基金的资助,谨致谢意!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号:2005037477)

*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号:2006-SK088)

*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号:2007xcb09)

* 安徽师范大学特优强专业(历史学)基金资助项目

内容摘要

宗教视域下的雅典城邦既是公民集体,也是一个宗教共同体。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圣地,不仅位于城区,更多的分布于城外的阿提卡乡村和边境。与宗教相关的节庆祭仪游行、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等体育竞技,以及戏剧、歌唱、朗诵、舞蹈等艺术赛会,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形成双向交流与互动,折射出和谐贯通的城乡关系。正是在乡村,宗教祭仪将其置于城邦的中心,使城市和乡村成为互补的“伙伴”。对于雅典城邦来说,宗教是城市与乡村互动的信仰。

历经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古典时期的雅典城邦最终确立民主政治制度。雅典民主政治的组织结构与实践,皆是以德莫为基础。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等公职人员的选举、任用与考核等,是城乡互动的民主政治程序。德莫是雅典城邦权力机构运作中在地方上的“权力基础”。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议事会厅、市政厅、柱廊等城邦公共空间,是城市与乡村民主政治生活共同的舞台。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是城市与乡村共同的政治。

经济视域下的雅典城邦,存在着城乡经济资源优势互补的供给关系。阿提卡乡村以劳里昂银矿为主的矿产资源,以石灰石、大理石为主的建材资源,以优质陶土为主的制陶业原料,以橄榄和葡萄为主的榨油与酿酒业原料,以及乡村所产出的谷物、蔬菜、水果、家禽、肉类、水产等其它日常生活资源,决定了阿提卡乡村及其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生产,是雅典城邦赖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条件。古

典时期的雅典城市与乡村,经由一定程度的市场交换,调剂余缺,供给需求,维持了城邦经济的活力与繁荣。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n Athens polis was a citizen community, as well as a religious community. The important place of religious activities—The sanctuary, *τεμενος*, not only located in urban areas, was more distributed in the Attica country and frontier. The sports games such as formal procession, horse race (match chariot) and foot race and the art games such as drama, song, reciting and dance formed the two-way exchang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 reflected their harmonious and interlinked relationship. It is the country that was placed in the centre of polis by the religious rituals, which made city and country become complementary "partners". As for Athens polis, religion was the interaction faith of city and country.

After a series of social reforms, the Classical Athens polis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democracy institutions. The organizations and practices of democracy in Athens were based on *demos*. The election, appointment and assessment of public officers for Ecclesia, Council of Five Hundred and *Heliaea* were the democracy procedur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 in Attica. *Demos* was the "power basis" at the local for the function of Athens authority. The public space of polis such as agora, Ecclesia hall, *bouleuterion*, city-hall and stoa were the common stage of the democracy life for city and country. The classical Athens democracy was for both city and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y in Athens polis there were complementary supply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resources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 The Laurion silver mineral resources, the marble, limestone as building materials resources, the quality clay as raw materials for pottery-making industry, olive and grape as raw materials for wine-making and oil-extracting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from the Attica country for daily life such as corn, vegetable, fruit, domestic bird, meat and aquatic products determined country and its agrarian production as fundament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thens polis existed and developed. Inter-exchange in a certain extent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 in classical Athens, maintained the vigor and prosperity of Athens polis.

目 录

导 论	1
一、希腊古代作家笔下的雅典城市与乡村	2
二、近代以来欧美学者对雅典城市与乡村的研究	11
第一章 宗教:城乡互动的信仰	28
第一节 依托于圣地的宗教节庆	28
第二节 戏剧展演与竞技赛会中的城乡关系	41
小结	45
第二章 民主:城乡共同的政治	47
第一节 德莫与公民权的裁定和适用	48
第二节 城乡共同的民主政治空间	61
小结	67
第三章 经济:城乡互补的供给	68
第一节 阿提卡乡村的资源	68
第二节 基于乡村资源的城乡贸易与市集	73
小结	83
第四章 余论:城乡和谐——古典雅典城邦的强盛之道	85
第一节 对贫富差距的制度调适	85
第二节 城乡公民的教育平等	100

结 语:城邦——城市与乡村的统一体	107
附 录 1	110
附 录 2	126
附 录 3	143
参考书目	161
附 图	169
附 表	174
后 记	182

导 论

一般意义上说,城邦是以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乡村而形成的公民集体。发展成熟的城邦,是城市与乡村相统一的以公民集体为特质的城市国家^①。雅典城邦的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雅典城市和阿提卡乡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定社会条件下宗教、政治和经济等诸多因素在雅典城市和阿提卡乡村之间的集中反映。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古希腊城邦的研究,较多的关注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文明,很少考察古希腊城邦的城乡关系。实际上,城乡关系是构成古希腊城邦社会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忽视古希腊的乡村及城乡关系的城邦研究,自然是不全面的和不科学的。古典时期是希腊历史的盛期,也是其城乡关系基本和谐与融合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本人即以雅典城市为个案,重点考察了作为城邦中心的雅典城市在城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同时,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基于古典历史文献,结合考古资料和铭文资料,对古朗士(F.Coulanges)以来中外学者所持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观进行梳理,以期说明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研究,并不能真正反映城邦本质特征的全貌。古典时期的雅典城邦是城乡关系和谐互动,

^① 古希腊发展成熟的城邦以雅典为典型。没有城市的斯巴达之所以也是城邦,就因为其具有城邦最本质的特征“公民集体”,但斯巴达不是成熟形态的城邦。国内有些学者把斯巴达城邦称为“假城邦”,其意大概同此。参见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34。

融为一体的公民集体。

受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理念的影响,20 世纪中期以前,国内外学者基本没有对古希腊城邦城乡关系的专门研究。古朗士(Fustel de Coulanges)以来的欧美学者多是以城市为中心研究城邦。其实,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城邦”一词存在明显的城乡之分,既表现在“城市”(polis)和“乡村”(chora)的对立中,也表现在“城镇”(astu)和“农村”(agros)的区分之中^①。源于乡村的公民集体(communitiy)以集聚于城市的公共空间为中心,在城市与乡村的精神和物质联结中发展为文明形态的国家(polis)。因此,城邦并不等于城市,雅典城邦的历史也非仅仅是雅典城市的历史,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观并不能揭示雅典城邦本质特征的全貌,城邦研究不可忽视乡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那么,古典时期雅典城邦中的城市与乡村究竟是怎样的历史图景呢?要全面而明晰地回答如此问题,绝非易事,但可以作些努力和尝试。

一、希腊古代作家笔下的雅典城市与乡村

《荷马史诗》是最早提及“雅典城”的古希腊历史文献。《奥德赛》中有如此记述:“提秀斯曾将米诺斯美丽的女儿阿里阿德涅(Ariadne)从克里特岛带往神圣的雅典山丘”^②，“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说完,转身离开心爱的斯克里埃(Scheria,传说中的费埃克斯人的国土),越过空濛的大海,到达马拉松和道路宽阔的雅典,进入建筑坚固的埃瑞克透斯(Erectheus,雅典人的始祖)的居所”。据《伊利亚特》载:

^① 希腊语中的 polis 和 astu 都可用来表示城市,但前者侧重于作为“居民群体”的城市,后者特指相对于农村、尤其是相对于田野的城市物理面貌,如建筑、空间面貌。参见黄洋教授为拙著《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版)所作的序。

^② Homer. *Odyssey*[M]. 7.81; 11.321.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文中引用古典文献未注明出处者,皆据劳易伯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希腊文和英文对照本,下同。

埃瑞克透斯王统领下的雅典是一座建筑精良的城堡(citadel)^①。显然,此时的“雅典城”只是设防的堡垒和宗教中心,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雅典城市。

历史上的城市基本源自于乡村,雅典城市也不例外,“最初的城镇仅是一些松散的村落。公元前8世纪末开始,逐渐聚集而发展为城市”^②。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假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提秀斯(Theseus)之名的托古改制,使雅典城获得了很大发展。^③在其改革计划中,“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各市镇的议事会和政府,使他们都团结在雅典的下面,创造了一个共有而详慎的民众会议和一个政府机构。……提秀斯所遗留给后代的,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在此之前,雅典所包括的,只是现有的卫城和它下面面向南的一部分地方”^④。提秀斯的改革,使阿提卡开始出现政治共同体或雅典人的国家,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⑤

从公元前6世纪初起,在雅典卫城西北侧建起了市政厅、议会会所等公共建筑,设置行政人员。雅典城的街道及周边开始出现路摊,私人店铺和手工作坊增多,城市的经济功能日渐凸现。此外,

① Homer. Iliad[M]. 2. 546.

② Francois de Polignac. Cults, Territo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Greek City-State[M].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with A New Foreword by Claude Mosse.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td., 1995: 21.

③ 一般认为提秀斯为公元前13世纪的英雄人物。公元前8世纪的提秀斯改革是借提秀斯之名的“托古改制”。

④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M]. II. 15. 译文参考中译本[古希腊]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M]. 谢德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118.

⑤ N.G.L.Hammond, H.H.Scullard.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M].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0. ATHENS 词条; J.W.Robert. City of Sokrates: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Athens[M].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2. 也有研究者认为,雅典作为一个城市,兴起于公元前9世纪。参见 Thanos M. Veremis and Mark Dragomiri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Greece [M]. Lanham, Md., and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95: 29.

提秀斯还创制了泛雅典娜节,在纪念雅典娜神诞生的宗教节日里实现了阿提卡人信仰上的统一。^①泛雅典娜节的祭祀活动使雅典城开始具有宗教文化中心的功能。因此,提秀斯改革使雅典从一个以卫城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居民点的设防聚落中心,逐渐发展为初具政治、经济、宗教功能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与市融为一体的真正意义上的雅典城市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

经“统一运动”(synoecism)而形成的雅典城邦,在疆域上并非只是雅典城市,而是以雅典城市为中心,包括周边的阿提卡乡村。^②有了城市也就有了城市与乡村的交往和联系,雅典城乡关系随雅典城市的产生而逐渐形成。尽管与后世相比,上古时代雅典城邦的城乡之别并不十分突出,但是,作为城市和乡村统一体的雅典城邦,城乡间的联系和互动当是不可避免的。在希腊古代的诗入、史学家、政治家和戏剧家笔下,虽然没有对雅典城乡关系的专门研究,但也不乏有关阿提卡乡村和雅典城市的撰述与艺术创作。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无疑是最早区分雅典城市和乡村的史学家,其名著《历史》中已有雅典城市与阿提卡乡村、雅典市内的人与外来者之别。希罗多德记载:一个来自派阿尼亚(Paeanian)德莫的妇女派阿(Phya),曾扮演雅典娜女神乘战车至雅典城里,并通过事先指派的报信人的传告,使得雅典城里和阿提卡各个地方德莫的人都深信是雅典娜女神亲自把庇西特拉图带回卫城。由此,庇西特拉图第二次登上雅典僭主的宝座。之后,当庇西特拉图一家在流亡11年后,自厄勒特里亚(Eretria)逐步进发直至占领马拉松时,城里的雅典人根本没有注意其所作所为。及至

① Plutarch. Lives[M]. I, Theseus, X X IV. 1-5. N.G.L.Hammond, H.H. Scullard. The Classical Dictionary[M]. 1987: 141. Athens, Topography 词条。

② 雅典所在的阿提卡有12个城。详见 Noel Robertson. Festivals and Legends: The Formation of Greek Cities in The Light of Public Ritual[M]. 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 261. Maps 4, Attica, with Philochorus' 'Twelve Cities'.

向雅典推进时,雅典市内的人才作出抵抗的准备。^①雅典人曾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可能属于腓尼基人一支的盖披拉人 Gephyraeans 为市民 (πολιτηααs, townman)。^②

从古典作家的记述来看,自雅典传说中的第一个王凯克罗普 (Κεκροπος, Cecrops)至提秀斯统一阿提卡之前,乡村生活一直是雅典人的特征。“雅典人很久以来就分散于全阿提卡的乡村中生活着;即便是阿提卡统一以后,仍然固守传统”^③。大多数雅典人,从早几代一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时,都是生长在乡村,实际上,城邦源于乡村。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村落 (village, κωμη) 和城市乃城邦的基本组成。κωμη 是多里斯和阿提卡的方言,有 2 个含义:其一是指村落,其二为(城市中的)区。^④“村落”最原初的含义是指源自同一个家庭的人之聚落 (colony), 如此聚居的村人被称为“同乳子女” (fellow-nurslings), 这样的聚落被称为“子孙村”^⑤, 相邻的村落为了良好的生活而组成城邦。“城邦的产生旨在为生活,其存在是为了优良的生活”, 由村落演进为城邦而最终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的人类生活。^⑥

雅典城市产生后,城市和乡村往往是军事上运筹帷幄的互动攻守空间。战时,雅典城市多是作为城邦公民自乡村退守和防御的堡

①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 60, 62.

②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M]. V, 57. 希腊文 πολη, 意即城市 town 见 D.N.Stavropoulos. Oxford Greek-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M]. II, 15, 16.

④ D.N.Stavropoulos. Oxford Greek-English Learner's Dictionary[M]. 1988: 489. 参见罗念生, 水建馥. 古希腊语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492. ΚΩΜΗ 词条。

⑤ 参见 Aristotle. Politics [M]. 1252b, 15-20. 译文参考中译本[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6.

⑥ Aristotle. Politics[M]. 1252b, 15-30. 译文参考[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7: 7.

垒,乡村则为城邦提供重要兵力。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阿提卡最大的德莫阿卡奈(Acharnae),可为城邦提供 3000 名重装兵(hoplites)。^①雅典人曾接受伯里克利的意见,携妻室儿女以及日用家具等,从郊外乡村战略转移至雅典城中。^②伯里克利令公民“不要出城求战而要进入城内,固守城垣”^③;与此同时,伯里克利“经常派遣骑兵团出去,防止敌人的巡逻队冲入雅典城市附近的乡村进行破坏”^④。阿基达马斯(Archidamian War)之战,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人以破坏帕涅斯山(Mt Parnes)和布利勒苏斯山(Mt Brilessus)之间的一些德莫为要务,雅典则破坏伯罗奔尼撒沿岸以资报复。^⑤

生活于公元前 5 世纪末、4 世纪初的色诺芬,是一个极力维护农业经济的古希腊贵族。色诺芬对农业的推崇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农业是一种享乐;农业可以增加财产;农业可以锻炼身体。^⑥在他的笔下,城里的经济活动与城外的乡村有所不同。农业是城外或乡村的职业,“庄稼在城外生长,农场的牲畜也在城外放牧”。从事农业,不仅可以令人最为愉快,还能在最大程度上使身体健美,并能给心智(the mind)留出最多的空闲时间去照管朋友和城市的事情。农业可以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勇敢刚毅,可以锻炼出最好的公民和最忠实于城邦的人。^⑦城市则是买卖交换的地方,节日服装、居室用的毯子、鞋子、武器、日常用具等许多物品的购销,都要依赖于社会分工和城乡之间的市场交换。^⑧“整个城市所有的东西,比我们多上万倍;可是你可以派遣任何仆人到市场上去把一样东西买回家来,他并不

①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M]. II, X IX - X X.

②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M]. II, 14.

③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M]. II, 13.

④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M]. II, 22.

⑤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M]. II, 23; 25.

⑥ Xenophon. Oeconomicus[M]. V, 1.

⑦ Xenophon. Oeconomicus[M]. VI, 8-10.

⑧ Xenophon. Oeconomicus[M]. IX, 6.

会感到为难,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必定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购买什么物品。”^①农事有季节性,城市里的活动则有时间性。“在农场上和在城里一样,一些最主要的活动都有其固定的时间。”^②在色诺芬看来,城邦中最为值得奖赏的首先是战场上显身扬名的人,其次就是农民。“因为没有人保卫土地,耕种多少亩土地都是没用的;而最善于置办农具牲畜和耕种土地的人——如果没有乡村劳动者的帮助,即使是勇敢的军人也无法生活。”^③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生产方式与政治制度关系的同时,揭示了城市与乡村在政制层面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言:“聚集而徘徊于市区和商场之间的工匠、商贩和佣工等,不同于散居村落中的、对政治集会不感兴趣的农民,他们便于参加公民大会。如果乡村离城市很远,也有利于建成一种优良的民主政治或共和政体。这样,国内大部分人口就必须定居于郊野的农田之间,市内即使还住有一部分民众,民主性质的政体在散居乡村的居民未能入市出席时,就不得举行公民大会。”^④不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中,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更多的体现于对德莫(Deme)的阐释之中。

德莫(δημοι, demes)既可指地域空间,也可指其间的居民,这两种意义最早见于线形文字B的碑文中。^⑤亚里士多德则把德莫更多的看作是邦内居民,认为德莫乃“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邦内多数的人们”^⑥。值得注意的是,德莫在指称“公民”时,尤指雅典有公民权的

① Xenophon. Oeconomicus[M]. VIII, 22-23.

② Xenophon. Oeconomicus[M]. V, 4.

③ Xenophon. Ways and Means[M]. IV, 15.

④ Aristotle. Politics[M]. VI, II, 1319a25-35.

⑤ Simon Hornblower, Antony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M]. 3rd ed. revis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46. 汉森认为,德莫有两种含义。一则是“人民”,意指(1)所有的雅典成年男性公民;(2)普通人或穷人;(3)人民的大会(公民大会 ekklesia);(4)人民的统治(民主政治, demokratia)。一则是“自治单位”(municipality),指德莫斯提尼改革所划分的阿提卡的139个德莫。参见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Assembl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210.

⑥ 参见 Aristotle. Politics[M]. 1290b, 17-20.